

次长等职。“八·一五”日本投降后被苏军逮捕。他无论在财政部、人事处、滨江省以及总务厅任职时，都是奉旨照章办事，不倨不傲，待人接物敬而有礼，连满系官吏也没有说他坏话的。在苏联扣押期间，我始终和他住在一个俘虏营，扣押的中国人中有怀恨他的，而他觉得对不起被苏军逮捕的中国人，表示认错，请中国人谅解，所以扣押的中国人，后来对他也没有恶感了。他也没有被移交给中国，释放后直接回到日本。他是参议院议员源田实的胞兄。回国后，曾任广岛出加计町长，现已87岁，听说还健在。

（摘自《伪满人物》，长春市志资料选编第3辑。）

驹井德三和阪谷希一

国裕

驹井德三，日本滋贺县人，生于1885年。他于东京府立第二中学和明治大学法科毕业后，复入北海道帝国大学农科学习，毕业时，撰写毕业论文为《满洲大豆》，很引人注意。出校后，来到中国东北，在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地方部任职达13年之久，对东北和内蒙地区及关内产业资源调查得较为广泛，积极为日本侵略中国效力，并鼓吹东北独立，脱离中国，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对这段情况，他本人曾回忆说：我在明治43年（1910年）来到满洲。当时正是日本以满铁为中心着手经营满洲的时候。初代满铁总裁后藤新平伯爵对革新满洲决心很大，他当时曾大力主张，日本人要想在满洲真正得到发展，必须保有满洲土地的所有权。就在他的指示下担任日本人土地所有方面的工

作。这可以说是移民问题的嚆矢。当时获得的土地乃形成现今“满拓会社”的母体。他约在10年之间游历了满蒙各地，在大正7年至9年（1918—1920年）期间，遍游了中国400余州。通过视察，他愈加强烈地感到，无论如何满洲必须从中国分离开，尤其对经营满洲来说，倘无满洲的独立，就绝对不可能做到。这一结论的根据是，日本要想成为东亚盟主，想解放东亚，必须首先解放中国，而欲解放中国，一时地全部解放是不可能的，必须一个一个地分割开来进行，从而必须首先把满洲从中国割裂开来，建设一个理想的国家。这当然不应限于满洲，迟早须由满洲扩大到中国各地，使各地陆续独立，最后形成一体的东亚共荣圈。

1920年后，芳泽谦吉任日本外务省亚细亚局长，遣驹井到亚细亚局任职，后驹井又作为浪人常来中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驹井又应关东军的邀请任关东军嘱托，特务部长，为策动侵华做了大量工作，曾随同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去黑龙江诱降马占山将军，并积极参与策划建立伪满傀儡政权的活动，提出了让日本殖民者直接出任伪满官吏的主张。他在自己回忆中曾这样说过：满洲事变爆发后，我应陆军招请再来满洲。当时站在满洲独立最前列的有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关东军主任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中佐。我们坚决主张建设满蒙独立国家。当时，日本方面有人主张满洲独立则可，但是日本人应少数参加为新政权顾问，在实业方面则须大量设立特殊会社，使相当多数的日本人加入。我完全反对这种做法，我认为顾问不过是闲职，没有任何实力，要想同新政府合作，日本人必须就任官吏，干与人事和会计，否则这个国家是不能前进的。我的意见终于得到了采纳和贯彻。

伪满政权建立后，驹井德三被任为伪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根据伪满颁布的国务院官制，伪国务院是伪满洲国最高行政机关，伪国务总理承执政命令指挥监督各部总长掌理国家行政大权，主持国务会议。但这些却是徒具形式，实际上一切权力都掌握由关东军派来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的手里，一切事务都要听从关东军的指令，由驹井直接主持决定，驹井是伪满国务院的实际总理。

驹井德三就是抱着这种思想来独揽伪满国务院的一切大权的。可是各部汉奸总长们却蒙在鼓里，梦想抓权扩大自己的势力。第一次伪国务院会议的议题是人事任命安排，总长们每个人的皮包里装满了司长、科长的名单，准备在这次会议上拿出来通过。不料驹井德三没容总长们说话，便首先拿出来一分各部总务司长和其他各重要司长的名单，并且全是日本人，态度十分强硬地要求在会议上通过。总长们惊愕万分，彼此面面相觑，敢怒不敢言。

当时有伪财政部总长照治本来因为没有当上国务总理就憋满了一肚子气，见驹井又如此横行霸道，他奇特建立伪满洲国有功，便先开了腔：“这怎么成呢！满洲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聘请几名日本人做顾问是可以的，安插这么多日本人做官成何体统。新政府刚成立，军部也没和我们说过，这个人事安排方案是谁给做出来的？这倒底是怎么回事？”

驹井见总长们默不做声，心有反感，不敢外露，他本来是内心冒火，强作镇静。经照治这么一说，驹井则火冒三丈，猛然站起身来，声色俱厉地训斥说：“满洲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它是包含着满、汉、蒙、日、韩五个民族的国家。它有五种民族的老百姓，就要有五种民族的好官吏，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况且满洲国是怎样成立的，难道不是日本人用生命换来的吗？日

本人诚心诚意地希望满洲国将来能够富强康乐，但是，这种富强康乐，必须有日本人的全力指导才能获得，所以说，日本政府派遣它的优秀官吏到满洲国来，这完全是一份好意，你们应该表示欢迎，而不应该稍有敌视和怀疑的。”说到这里，驹井怒目向各总长颀视一遍，然后恶狠狠地说：“在新政府成立的时候，在座的那一位没有伸手接过关东军的‘机密费’，把钱拿到手了，现在有什么资格出来捣乱！”

驹井德三气势汹汹，咄咄逼人，压得总长们吭不出气来。熙洽见此光景也只好忍气吞声不再言语了，日本官吏名单便原封不动地通过了。

经过这次初试锋芒，总长们尝到了当汉奸的酸甜苦辣的滋味。他们深知驹井提出的议案和意见是绝对不准提出异议和更改的。所以，在后来召开的伪国务院会议上驹井说啥是啥，不管是如何重要的事情，只要驹井提出便顺利通过。可是唯独以后驹井提出的《官吏俸给法》在伪国务院会议上通过时，却例外地遇到了麻烦，发生了一场争吵。

这次国务院会议开会之前，总务厅的官员把事先印好的《官吏俸给法》草案即席分发给总长们人手一册。由于《官吏俸给法》是确定官吏的工资标准的，事关每一个人的切身经济利益，所以总长们都逐字逐句认真地琢磨起来。《官吏俸给法》草案中规定，日系官吏薪俸比满系官吏薪俸高得很多。日系次长的薪俸竟然比总长的薪俸高得多。总长们真不摇头反对，纷纷窃窃私语：“日满两系官吏同是做官，待遇如此大有差别，于情于理实在都说不过去。”

熙洽长久不语，后来又闷不住了，首先大声反对说：“《官吏俸给法》这个议案不符合满洲国建国宣言精神。满洲国既然是一个复合民族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为什么日本人要享受

特殊待遇？如果说日系官吏是亲善国家的国民，就应该表示亲善，为什么拿特别高的俸金？民族差别待遇明显地表现于国家法令之中，对于满洲国的前途影响很大，千万不可如此轻率从事。”

伪实业部总长张燕卿、伪交通部总长丁鉴修等人也纷纷表示：“希望对待日满系官吏一视同仁，不分厚薄，同等对待……”

驹井德三听总长们你一言，我一语，讲的意见太多了，便叫议案起草人总务厅人事司长日本人古海忠之做解释。

古海忠之诡辩说：“要讲平等，应该首先看一看满系官吏和日系官吏的能力平等不平等。日本官吏能力大，当然薪俸要高，而且日本人生活水平高，生下来就吃大米，不像满洲人生下来吃高粱米、苞米面就能活命过日子。所以，要讲亲善，心甘情愿地请日本人多拿一些薪金，这才真正是亲善！”

总长们听了古海的辩解更是不平，纷纷议论不止。

驹井德三眼见会议开不下去了，只得宣布：“今天的会议到此休会，明天再议。”

第二天复会，驹井说：“昨日会后，已经与日系次长们研究过，关东军也同意，总长们的薪金一律提高到次长们同一标准。但是，由于日系官吏远离本乡故土，前来满洲为满洲人建设王道乐土，全体满洲国人应该由衷地万分感激。因此，须另外付给日系官吏以特别津贴。这是最后的决定，总该满意了吧？绝不会再出现争执了吧？”

总长们听到给自己加了薪俸自然是高兴，但是听到给日本人官吏另发特别津贴，稍一琢磨便觉得这岂不是“五八”和“八五”都是一回事吗？心中不免依然觉得不是滋味，可是又一想如果再闹下去，恐怕驹井翻了脸会自讨没趣，所以都坐在那

里默默无言。唯有熙洽自恃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有些来往，又不服气地说：“我不是为了争这两个钱，钱多点点倒不在乎。不过我倒要问问日本人在哪里建设王道乐土？不是在满洲吗？没有满洲人能建设吗？日本官更多拿钱，这样符合与执政的秘密约定吗？”

驹井本来以为这次会议不会出现不同意见了，没成想半路杀出来个程咬金来，又是熙洽带头反对，遂勃然大怒，举手连连拍着桌子指着熙洽大声吼叫：“难道你不知道满洲的历史吗？满洲是日本人流血换来的，是从俄国人手中夺回来的，你懂吗？满洲国是我们日本人用血汗换来的，难道你不知道吗？各位总长，你们想想，今天你们能够享受这样的高官厚禄，还不是依靠日本人得到的吗？还不应该满足吗？一句话，诸位总长赞成也好，反对也好，没有关系，《官吏俸给法》就这么定下来了，反正是要这样做的！”

总长们听得目瞪口呆，面面相觑，惊恐失色。熙洽依然是不服气，面红耳赤愤愤地向驹井反问道：“你，你不让人说话吗？连本庄司令官也没有像你这样对待我这样叫喊，真！真是岂有此理，莫名其妙！”

“我就叫你明白，这是军部决定的，你敢不服从！”驹井用拳头盖着桌子傲慢地说。

在这种情况下，伪参议府议长兼军政部总长张景惠出来圆场说：“驹井总务厅长说的很对，满洲建国完全是日本人流血换来的。论功行赏，日本人当然第一，我们无功受禄已自觉惭愧，还斤斤计较待遇，那就更不应当了。我看今天的会议就照《官吏俸给法》草案原案通过，才是我们饮水思源的一点表示，大家以为怎样？”

熙洽和各总长未再表示异议，《官吏俸给法》就算通过了。

不久，伪满洲国国务院会议这种争吵外间渐知，并且有意夸大其词地纷纷传说：“驹井德三发怒大骂国务院总理郑孝胥主持国务院会议不力，《官吏俸给法》不能顺利通过，并且举手狠狠地打了熙洽两个大耳光……”

在这种情况下，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召见驹井德三和总务厅次长日本人阪谷希一，责问他们这是怎么回事，要他们说明伪国务院会议纠纷的真相。

驹井说：“我只是要他们通过《官吏俸给法》，并没有骂郑孝胥，更没有动手打熙洽的耳光。只是急于通过《官吏俸给法》，说了几句不应该说的过火的话……外间的闲言碎语都是一些不负责任的讹传。”

阪谷极力为驹井辩解说：“当时满洲人的情况实在令人气愤，我真想骂他们一顿。倒是驹井长官有修养，只说了几句应该说的话。可是却有人颠倒黑白，搬弄是非，一定是别有用心……”

本庄说：“事情既然是已经过去就过去了吧。只是对于满洲上层头面人物应该采取怀柔安抚办法为上策，这样才能有利于帝国既定的政策顺利地实施……”

在驹井德三任总务厅长官期间，正值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来中国东北调查日本侵占东北的真相。驹井被尽全身的招法把作恶多端侵略成性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打扮成东北人民的救世主，以应付国际联盟调查团，但心恶费尽亦未能掩盖了日本侵略东北的真相而扭转日本侵略者的窘境。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主权和割裂中国领土东北的罪行已大白于天下，驹井无论如何标榜要为东北人民建设王道乐土，也是无济于事，终将遭到国际舆论的谴责。驹井德三在这种声名狼藉的情况下，特别是与伪满汉奸官吏关系十分紧张，关东军不得不于1932年10月

让其辞职，改任伪参议府参议。日伪当局念其侵略东北策划建立伪满洲国有功，特发给他辞职金100万元和30万元机密费。1933年7月他返回日本，在兵库县良元村宝冢南口设立康德学院，专事培养训练侵略东北和中国的人材，并著《满洲国》一书，赞颂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功绩”。

驹井德三辞职回国，由他的得意助手总务厅次长阪谷希一代理总务厅长官。阪谷生于1889年，东京府人。1914年在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后即入日本银行。1920年派赴伦敦任该行代理处董事室干事。1924年辞职来中国东北任关东厅财务科长。1929年任日本拓务省秘书官。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来中国东北被派驻沈阳任日本东洋拓殖会社和满铁监理官。

伪满洲国成立，熙洽任伪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省长，由他的亲信原吉林省财政厅长孙其昌任次长，企图代他主管财政部大权。当时的伪财政部暂定占用长春大街吉林永衡官银钱号长春分号的旧址。孙其昌偕同吉林省财政厅的部分人员来到长春该分号的后院，准备成立伪财政部。这时候，另有一伙以阪谷希一为首的日本人20余名，也来到该分号。后来由驹井德三介绍，孙其昌才知道阪谷希一是关东军内定的财政部总务司长。过了几天，孙其昌派秘书王稔五和阪谷希一联系说：“孙次长准备派人过来帮助清理帐目财务，请问是否现在就过来？”阪谷希一皮笑肉不笑地说：“谢谢，不必啦，用不多少天就可以清理完毕。等安置妥当的时候，再请孙次长命人过来办公。”孙其昌听了心中十分不悦，但是也无可奈何。

阪谷希一的好友永井四郎，原是日本拓殖省的书记官，经常在阪谷的办公室替阪谷批阅处理公文，有时也和中国人坐在一起说笑聊天，渐渐地熟了，也就无话不说了。7月中旬的一天，王稔五从永井那里得知阪谷求永井过几天到日本大藏省去交

涉，要几个有才干的税务官到满洲来。王将这一消息告诉孙其昌。孙其昌毫无所知，情不自禁地说：“还来日本人，这不是成了日本国了吗？还叫什么满洲国？”孙其昌嘴里虽然这么说，但是在日本人官吏面前还不得不表示财政部的工作极需日本人来支撑。

不久，从日本大藏省派来了一批“中坚官吏”到满洲国来了。其中有星野直树、古海忠之、田中恭、永井哲夫等10余人，充任伪财政部官吏。7月，阪谷希一升任伪国务院总务厅长，星野直树继任伪财政部总务司长，操纵伪财政部财政金融大权。阪谷希一在伪财政部和伪总务厅任职期间，实行币制改革、强化税收，制定和公布《鸦片法》、《商标法》、《暂行惩治盗匪法》、《治安警察法》等，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给东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1935年5月17日，阪谷希一辞去总务厅长职务，转任伪满中央银行常务监事。翌年秋任满铁理事兼产业部长、经济调查委员会委员长。1938年春被派遣到关内任伪联合准备银行最高顾问，掌握金融全权，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提供了更多的经济上的支援。

伪满第六任总务厅长官星野直树

※ ※

星野直树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政策的积极推行者，是阴谋策划和实施对东北人民进行法西斯统治和经济掠夺的核心人物。